

著名学者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： 一味倡导“快乐教育”是一种短视

前段时间，一篇题为“那些相信‘快乐就好’的家长，他们的孩子，后来是否快乐？”的文章在各个育儿群里广泛传播，再次引发了公众关于学习苦乐的争论。著名学者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一直是“快乐教育”的反对者，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对王小东进行了专访。

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

你要想成功就得吃苦，吃不了苦就成功不了

记者：最近网络上又掀起了一轮关于学习是苦是乐的讨论。您一直是“快乐教育”的坚决反对者，主张“求学必然辛苦”，现在也是吗？

王小东：是的。我奶奶曾跟我讲过一句话，“自在不成人，成人不自在”。就是说，你要想成功就得吃苦，吃不了苦就成功不了。我认为这是“四海皆准”的一句大实话。放到教育的回报率上，那就是你就读的学校越优秀，你学历越高，将来的收入水平可能就越高——全世界大抵如此。

记者：但总有人能举出很多反例。

王小东：没错！比如有的老板会说，“我学习不咋地，但我手下尽是清华北大人。”这样的例子确实存在，但跟这位老

板同等学历的那群人，可不是都这么幸运。我们要从统计学的常识来看这个问题：从整群或平均值来看，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肯定要高于非大学毕业生的收入，名校毕业大学生的收入往往更高。

前段时间，网上流传一个帖子，举了一堆有名的成功人士，说你看这些人都不是状元，再举出一堆当年的状元，说你看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他们。但是，这个帖子忽略了一点：状元全国一共多少人？非状元又有多少人？如果细论成功率，比例出来恐怕会吓死你——状元的成功率肯定要大大高于非状元的成功率。

还有人动不动就说，你看西方，人家孩子受的都是快乐教育。这更是片面理解

了西方。西方教育跟西方社会一样，是分层的。那里的优质教育（比如收费高昂的贵族或私立学校）往往比我们这里的重点学校还要严格。前段时间BBC有个报道炒热了中英教育比较，曾任英国伊顿公学教务长（1997~2008）的奥利弗·克雷默就说：“如果这5位老师来的是伊顿公学，他们肯定都会很开心。因为伊顿孩子能力都非常强，不会让中国老师失望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几年，“西方快乐教育说”甚嚣尘上，误导了许多不谙真相的家长和孩子。对“快乐教育”的推崇者，我就一个问题：你想快乐多久，几年？还是一辈子？基础教育的松紧、优劣，不仅整体上影响国民素质，个体上更会影响人的一生。

美国的“快乐教育”，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学生

记者：我们对“快乐教育”存在很多误读？

王小东：太多误读了。我们有些人根本没搞清楚美国的“快乐教育”本质是什么，覆盖的是什么人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问问在美的华裔“虎妈们”，大家很容易搞清楚，美国的“快乐教育”，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够好、本人又实在学不下去或者不打算学下去的学生，不逼你，爱学不学，学成啥样都随便你。但这背后是阶级分化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作为穷人家的孩子，如果你没有特殊天赋，那个体制基本就放弃了你了。

美国这样做对不对呢？我认为有对的地方，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对的地方是，实在不堪造就的孩子，就让他们快乐地成长，也算作是一种慈善吧。不对的地方是，对于大多数尚可造就的孩子，第一，这是不公平的；第二，从国家角度来讲，一个国家不仅需要科学家、优秀工程师、

政治领导人，也需要更多的一般技工、普通服务人员。后者需要、也有权要求负责任的良好教育。美国现在严重缺乏像样的技工，所以美国历届教育部部长都强调基础教育要向中国学习。

记者：现在，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出国，他们难道都不理性？

王小东：现在好多学校都有留学项目了，不少家长也确实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去。除了越来越多中国家庭具备国际教育购买力外，我想与目前高考竞争依然激烈关系很大，相当一部分孩子出国留学是因为在国内考不上像样的大学。有钱可以任性，但我想讲的是：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好的。如果你的孩子还堪造就，最好让他们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。

记者：一些西方国家早就意识到一味地强调快乐、宽松会带来很多问题。

王小东：最近，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池田浩明确表示，日本将与减少授课内容和时

间的“宽松教育”诀别。“宽松教育”是日本针对1987年之后出生的孩子、自2002年开始推行的教育政策。“宽松教育”宣称旨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，将此前教育大纲中学生必须掌握学习的内容减少了三成，减轻了学生的负担。但在“宽松教育”下，日本舆论认为学生的学习能力普遍下降，学习态度也不够端正，毕业后在职场上也突显出与同事之间的相处问题。所以，日本人普遍认为，“宽松世代”的人，学习能力和竞争力都不及以前的世代。

不仅日本人觉悟，英国人也觉悟了。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报道，英国教育大臣伊丽莎白·查思日前表示，英国学校应该采取中国式的教学策略，比如增加晚自习，杜绝课堂之间的时间浪费，以提高英国学生在关键学科上的学业表现。

他们都觉悟了，难道中国现在倒要往他们过去的坑里跳了？！

笔试有局限性，但取消笔试问题更大

记者：现在国内的“快乐教育”提倡减负，整个教学大纲的难度也在降低，这会不会导致我们公立教育的水平集体滑坡，变成一种保底教育？

王小东：这个问题非常严重。我不理解，难道现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都笨了？绝对不是吧！现在不光是整个教学大纲的难度降低了，考试难度也降低了。

考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区分度。民国时期，国内名牌大学大多是自主或联

合招生，考题非常难。北大、清华、上海交大，你考个五六十分，可能就被录了。因为难度大，把学生的成绩给充分拉开了，甚至把尖子生的成绩都拉开了。

在日本留学时发现，日本学生上大学要参加两次考试，第一次是统一高考，第二次是各高校分别考试，第二次考试的难度会更高，而且根据各大学的特点有针对性。前段时间有人诟病北大、清华的自主招生题目太难，完全不占理啊——作为

中国顶尖院校，清华、北大的考题当然要难了，因为难度是区分度的基本保障。

除了诟病难度，现在也有人总说笔试有问题，要用面试替代。岂不知普及面试首先社会成本很高（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投入），对所有考官水平和公正性的要求更高。因此，笔试依然是目前全社会能够获得的、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信息的最公正的选拔方式。这么说吧，笔试有局限性，但取消笔试问题更大。

我们现在的公立教育水平正在下降

的直接后果吗？

王小东：我看我们现在的公立教育水平正在下降。新的趋势是想要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，你就得花钱买。

美国早就是这样，但是美国对特别聪明而家里又没钱的学生另外开了一条路——美国政府教育部门要求公立小学从一年级就把“天才”小学生选出来，进行

特殊照顾。咱们中国呢？私立学校往往光认钱，公立学校尚且有些爱才之心，但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被有些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官僚严重干扰，在所谓“教育公平”的旗号下，不敢（因为上级不准）对优秀的孩子因材施教，结果把潜在的国家优秀人才——如果家长再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的话——从小就埋没掉。



2016年5月29日 星期日

编辑：吴志明 朱忠诚
组版：车时超

5

许多人没有真正了解美国素质教育怎么来的

记者：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带来一个更加可怕的后果：阻断那些孩子向上流动的通道，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？

王小东：中国自古就重视保证一定的社会流动性，不让阶层固化。从察举制到科举制，这代表着人类人才选拔制度的一种进步方向，这个传统后来被人类普遍接受。我记得美国一位名叫克拉克的学者说过，汉语民族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科举制。剔除科举制的封建糟粕，这句话也许是正确的。但今天的国人却要把我们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给否定了！这种否定直接威胁着我们社会上升通道的畅通。

记者：现在这条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在变窄？

王小东：对，被逐渐堵死了。所以，我说一味主张给孩子提供“快乐教育”的人是“短视”。那些反对应试教育、倡导跟美国学习的人，其实没有真正了解美国的素质教育是怎么来的。

美国出版的《被选中的：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人学标准秘史》一书，对美国所谓的注重“素质”的入学标准怎么来的有详细论述。美国早期的所谓注重“素质”的入学标准，直白地说主要是为了给学习不好的富人孩子上学寻找理由，但实施的结果是导致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不高，也逐渐引起美国精英阶层的关注。后来，在威尔逊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美国总统）等一批美国爱国者的带领下，美国教育从原来那种注重“素质”的入学标准转向了考试，偏重学术。但是，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大量犹太人移民美国，他们考试很厉害，美国本土孩子竞争不过，没办法只能在社交、体育活动等所谓“素质”上寻找借口。

《华盛顿邮报》在《被选中的》一书的书评说道：“美国大学入学评鉴中特别重视课外活动、领导特质以及推荐信的做法，与欧日截然不同，许多美国人引以为荣，其实这是20世纪初特殊环境考量下的结果。诚如当时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所说：‘是为了防止日增的犹太人比例。’”

可悲的是，这样一种来历的所谓注重“素质”的入学标准（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集体作弊的手段），今天居然被我们国内的有些专家、教育官员当成了“先进”的教育标准！

我想强调的是，阶层固化不可能完全消除，但是一个成熟的、良好的社会，要尽可能减少阶级固化，要让优秀的学生，尤其是优秀的下层子弟有往上走的机会，社会的中层更要往上走。现在的做法把中层给压住了。

6

教育效率和公平变差了 越来越“拼爹”了

记者：对很多家长来说，教育公平是他们最在意的地方。

王小东：对。因为目前我们优秀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。你考上清华北大，很可能就相当于几百万元的教育经费砸你头上了。你考其他学校可能几十万元都没有，所以大家都争着上好大学。

现在，个人和教育企业是把钱挣着了，但对于国家而言，教育的效率和平等都变差了。简单说就是越来越“拼爹”了。富裕家庭可以用钱给自己的孩子购买最有利于他们发展的“优质教育资源”，让他们在上升机会的竞争中占有各种优势。过去不是这样的，过去我们有好的传统——通过考试来分配优良的教育资源、教育经费，比拼爹要合理得多，也有效率得多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